



火车日记

——列车长的日记

张 林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火焰花

——列车长的日记

张 林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装帧：麦荣邦

火焰花

——列车长的日记

张 林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 字数96,000

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8·3033 定价：0.37元

内 容 提 要

火焰花，在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中，只是一朵不出名的小花。

《火焰花》这部中篇小说，本身就象一朵火焰花。它虽小，但茁壮，鲜艳，充满生命的活力。作者满怀革命激情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“人定胜天”的瑰丽壮美的图画。面对百年不遇的震灾，英雄的列车长、乘务员及广大旅客临危不惧，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业迹，这和那些贪生怕死、趁火打劫的丑类又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！

《火焰花》是抗震英雄的写照，无数英雄的热血浇灌了它，才使它开得这样旺盛，这样火红。

那一丛丛红花，
象火焰，
似朝霞，
在动荡的大地上怒放。
她记载着英雄的业迹，
她装点着动人的年华，
她是英雄生命的火花。

——一个工人对红花的赞美

我是个记者，由于工作关系，在偶然的机会里，意外地看到了一本列车长的日记。这是一本不平凡的日记。日记的字迹很潦草，好象写日记的人时间很急，怕把什么遗忘，赶快捕捉下来。字很有力，这分明是只坚硬的手写的。

翻开日记，它象一团团烈火向我扑来，燃烧着我的胸膛。看完了它，再也不能平静了，心弦深深地被什么拨动起来。

我愿把它整理一下，呈献给读者，呈献给那些叫人崇敬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们……

—

列车在急骤地奔驰，我们又踏上了为旅客服务的征途。

列车在大地上穿行，由北往南，奔向祖国的心脏——北京。它发出哐哐金属般清脆的响声。我听惯了这声音，喜欢列车行进中那种摇篮般轻微的晃动。我们的列车生活伴随车轮的滚动在进行着。

我最爱的还是坐在车厢里的人们。当我闻到车厢里石油工人身上散发的那股子浓浓的石油香味，闻到那林业工人身上散发的大兴安岭上松脂的香味，闻到老农民嘴里喷出的那热辣辣的旱烟味，我的心跟醉了一样。

我爱他们是因为他们给列车带来了风尘仆仆的战斗、劳动的气息。他们把祖国的天南海北、高山大川都带来了。我们的车厢，就是伟大祖国的缩影！

我生活在他们中间，为他们服务，心头总象怀着一个小火炉，热乎乎的。

我站在车厢的走廊里，望着窗外。外面，葱绿绿大地向后闪退，象看电影似的。已经夕阳西下了。火烧云紫红紫红的，染红了天边，染红了地面，多美的晚霞！车在嚓嚓地前进，窗户跟特大的电视屏一样，景物在快速变换着。突

— | —

然，我被一种异常的情景迷住了：天上有霞，地上也有霞！在大地上，正开放那不知名的小红花，一簇簇，跟烧着了一样，那样娇美，那样热烈！往常这种花要八月中旬才开，不知为啥，今年这么早就吐艳了。

生活真象诗一样美！

我又向外望去，列车已经进入河北大平原。原野上，高粱已经串红了，苞米也吐粒了，晚风吹动，把庄稼的鲜甜味都吹过来了，一齐涌进我心窝。每当这时，不知咋地，我的思想象闸门一样放开，哗哗地流淌，被美好的生活吸引着，我想了许多，许多……。

直到梳着两个小辫子的列车员丁娟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才把我的思潮拉回来。丁娟是个党员，列车团支部书记，人们称赞她是老年旅客的女儿，是病人旅客的护士，是小孩的阿姨，是盲人的眼睛，心热得象团火。她告诉我二号车厢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已经临产，要在车上分娩。你看，列车就这样，什么事都会碰上，生活多彩不？！

这件事别人看来是一件麻烦事，可我们就象自己的喜事临门！我计算了一下，这是我们在列车上接待第十四个婴儿的诞生！一碰到这样的事，你就看吧，广播员急速扭开开关，在广播中找大夫；丁娟她们几个女列车员前后忙活着，商议着，合计服务方案；餐车老吴师傅把大勺敲得叮当山响，给小孩的母亲准备可口的饭菜……。

孕妇被请到卧铺。九号车厢一位名叫达娃的旅客，是鄂伦春大夫。她自告奋勇愿为孕妇接产。她身穿一件玫瑰色的鄂伦春民族服装，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民族歌舞团的

舞蹈演员呢！旅客对这个事是怎样的心情呢？他们开始惊讶，然后点头，最后就是一遍一遍地扯住我的袖子打听消息，急待着孩子的诞生！那些热心肠的老年人，还非要问问是男孩女孩。紧接着，什么粮啦，鸡蛋啦，奶粉啦，都送上了，好象孩子生下来就能一口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去似的。每当被这些热烈的感情所包围的时候，我心里一阵阵发热，眼睛湿了一回又一回。

丁娟处理这个事，已经有点经验啦，象往常一样，把卧铺的门关得紧紧的，不让人家来回走动，怕带进风去。她自己就象个接待员站在门外，接待前来看望的人们。我也站在那。不一会，又来了一个旅客，是个年轻人，白净的脸，戴着银丝圈的眼镜，穿着和别人不大一样，好象是归国华侨。他右手拿一把提琴，左手拿着一迭纸——可能是写的曲谱吧，走到我跟前，小声地怕惊动谁似地问：“列车长，婴儿诞生了没有？”

我笑笑回答他：“还没有。”

这时，年轻人推推眼镜，有点动感情了。他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说：“车长，坐在火车上，真象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大家庭里。”说着说着他把琴举了起来，动作潇洒地说：“孩子出生后，我要为他拉一个最美的曲子！列车长，请一定通知我，我在二号车厢，我叫欧阳。”

他见我一个劲的怪有意思地看着他，用手拍拍自己的衣服：“噢，我是华侨，才归国两个月。”说完又举了举自己手里那迭纸，解释说：“我在写个曲子。”

“什么曲子？”

这一问他兴奋了，象朗诵般地张开双手，头发轻轻一甩，极有风度地说：“党啊——我的母亲。”

我也好象被他感染了，拍着他肩：“写吧，快写出来，人民需要啊！”

他向我礼貌地点点头，乐呵呵地回去了。

叫欧阳的华侨刚走，一个老大娘急忙向我走来。见了，一把抓住我的袖子，生怕我跑了似的，怪嗔地望着我，那样子好象这个事咋没早点告诉她，“人呢，要生小孩的妇女呢？”

我望着大娘笑了。

大娘爽爽快：“笑啥，这事不应帮忙乎吗？啊，我忘了，我姓秦，和我孙女儿兰兰串门去，在四号车。”

“秦大娘，你老休息吧，我们准备好了。”我说。

秦大娘哟了声：“你们年轻人楞头楞脑的，懂啥，我不放心，我得去看看去。”

大娘真干脆，说话嘎巴嘎巴响，就象农村小伙子吃青萝卜。丁娟笑着打开门，对秦大娘一摆手：“请吧。”

秦大娘笑了：“这姑娘会揽事。”说完，精精神神走进去了。

我告诉丁娟，产妇有啥情况立即通知我，就转身去硬席车厢。在经过软卧车厢的时候，一个解放军老首长站在走廊上招呼我。他略高的身材，有点清瘦，两鬓已经白了，脸上有一道道的皱纹，那样深，那样细密。我一看就知道，这样的皱纹是风划出来的，雨刻出来的，是艰苦的岁月留下的痕记，就象树的年轮一样，虽然身体看来不那么壮

实，可是显得那么刚毅，精神抖擞。

他打听了孕妇的情况以后，习惯地把帽子向后推了推，双手叉在腰间。刹那间，这种粗粗的，然而潇洒的动作，使我好象看见一个当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指挥员。他把脸转向窗外，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西口音，好象对我，又好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就要诞生了！后继有人，我们的事业是永世长存的。”

他站在那，久久不动，向窗外凝视着，眼睛闪亮着，直到背着一个药箱子的解放军女护士轻声招呼他：“严军长，该休息了。”他才和我点点头，跟护士走了。

我真有点奇怪了。将要诞生的小生命为啥使这位老首长如此激动，莫不是久经沙场出来的人，感情都这样细致炽热？

列车已经在夜幕中运行了。天上繁星眨着眼睛，好象也在期待着婴儿的诞生。虽然已经入夜了，旅客们都没有睡。这时丁娟又找到了我：“齐车长，秦大娘说，孩子生下来后，最好给孩子的妈妈做小米粥，卧鸡蛋吃，补身子。”

鸡蛋车上就有，可是小米没有啊！我想，也许有的旅客会带着小米。就这样，我走到车厢。可是我问遍两节车厢的旅客，就是没有人带小米。我这下可有点着急了，旅客也替我着急。有一个我听别人管他叫铁牛的农村小伙子，直拍大腿：“嗨，早知道有这事，我在家带点来多好！”

“铁牛啊，你尽马后炮！”别人逗他。

大伙笑了。铁牛把脖子一梗梗，有点急了：“笑啥！真的，咱尽说掏心的话，虚头扒脑那一套咱可不会！”

他越说大伙越笑，最后他摸着脑勺也跟着呵呵笑起来，笑得厚厚实实的。

我来到第四号车厢，向旅客说明急需小米的情况。人们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看来这个车厢也是没有啦。就在我刚要走时，车厢里站起一个人来。看样子有五十多岁，长瓜脸，瘦瘦的身子，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吊兜服。他冲我哈腰点点头，样子就象旧社会小铺掌柜的，咧嘴一笑说：“我这有点！”

我走过去，那人把一小口袋小米从行李架上拿下来。这时我才看清，他是个驼背，北方叫罗锅。我刚要去接，他把袋子紧紧地抓在手里，抬起脸来冲我又是一笑：“这得合计合计多钱一斤哪！”

我说：“行！按价给你钱。”

这时，他把脖子一晃，就说道开了：“这小米也不是什么希罕玩艺，你们用得着，我还有，咱不能见死不救，阶级兄弟嘛！这么着吧，背了这么远，我也别占便宜，你也别吃亏，干脆，三角钱一斤……！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车厢里“呼”的一下站起不少人来，冲着 他责问开了。他旁边坐着的小伙子把拳头攥得咯咯直响。他惊呆了望着大伙，对着这意想不到的场面，嘴唇动两下，连个音也没发出来，最后用舌头把嘴边的白沫子舐进嘴里，咽了一口：“愿买愿卖嘛……”说完，坐在那里不吱声了。

这时，一个老大爷打开车门风风火火地向我走了过来。他看了看我的列车长臂章才松了口气：“车长，你让我好找。”

“有事吗？老大爷。”

“我听说产妇要用小米。”说着，他把半袋子东西递到我面前：“拿去吧。”

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可是，我看着这半袋子小米笑了：“老大爷，用不了这些。”

老汉有点急了：“你怎么这样死性，这回用不了下回用呀！”

我说：“给你钱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老头把脚一跺，冲我瞪一眼：“这么噜嗦呢，她就当是我老张头的儿媳妇吧！”停一会，这位张大爷才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大伙，对我说：“你别怪我，我说话象放炮似的，不象别人会表示表示，就这般的，我走了。”说完，老汉瞪瞪地走回去了。

车厢里的旅客由衷地笑着，笑得那样痛快，笑得那个卖小米的罗锅耷拉下脑袋抬不起头来。

小米的事就这样解决了。

列车在飞速地前进，车厢里只留下夜灯了。列车象个摇篮，车轮发出均匀的响声，象催眠曲一样想把旅客摇进梦乡。可人们还是没有睡，都在等待着这即将诞生的小生命的出世。

达娃医生算是最忙的人了。她告诉我孕妇象是难产，有点横位。不过没有什么问题，孩子会降生的，母亲会平安的，还劝我别着急。

我听完她的话，转身回餐车去看孕妇的饭准备好没有。在经过软卧车厢三号包房时，门开着，一股酒气从房间冲出

来，直扑脸。我看见一个人坐在那，眼睛猩红，望着茶桌上的一叠材料，手在光脚丫缝中扣动着，一个酒瓶放在那，只剩一半了。

这个人我认识，叫马非，是我们北方铁路出名挂号的人物。三天写个大字报，两天一轰局党委，批判这个回潮，那个复辟，整天气势汹汹的，架子拉得不小，谁知他又坐车干什么去。我赶忙走过去。

孕妇的饭已经做好了。小米粥在锅里微微地沸滚着。可是孩子还没有诞生。车厢里，人们正议论着孩子诞生后，明天就到北京了。他们想象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就要投入伟大的首都的怀抱里，都为这个即将诞生的婴儿，设计了许多许多美好的蓝图。是啊，这是一些愿意为别人创造美好生活的人们！

我第二次返回餐车时，站在那里，被一种奇异的场面吸引住了：严军长跟那个小护士坐在那里。严军长戴着老花镜，正在一针一线地缝着什么。我走过去看了看，不觉惊讶起来，他正在做一个小红兜兜，兜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正在绣着兜兜中央的红五星，已经绣了四个角了。

我站在那里，深深地被这位头发斑白的老首长与他手中拿的小红兜兜迷住了。这是多么不协调又多么合理，多普通而又深沉的场景啊！

大概是老首长发现有人来了，他抬起头来望望我，摘下花镜揉了揉眼睛，小声地说：“给那个小家伙做的，眼睛有点跟不上了。”

说完，他又把老花镜戴上，埋下头去，去绣红五星的最

后一个角。

即将诞生的婴儿哟，多少人在为你祝福啊！

半夜后，外面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，方才还是满天满河的星星，现在是浓云滚滚，几声滚地的闷雷响过之后，把一场大雨催下来了。就象天被谁捅破了一样，雨点象石头蛋子般地敲打着车窗，雷声带着闪电，闪电伴着雷声，铁道两旁的大树和齐人高的庄稼在暴风雨中摇曳着……。

我望着外面如注的大雨，想着孩子还没有诞生，心情一阵急似一阵。

烟雨中，列车开进郎关车站。在站台上，值班员向我传达了调度命令：在暴风雨中要注意行车安全。我望着天，雨下得更大了。阵阵的响雷象把天炸成两半似的。列车就在这雷雨中开出郎关车站。车站上五颜六色的信号灯向后闪过之后，列车又奔驰在那云雨笼罩的大地上。

我又找到达娃，医生高兴地告诉我，她给孕妇又检查了一遍，就要降生了。我问她还需要什么，她说什么也不需要了，你就等着接大胖小子吧！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……

谁知就在这时，窗外，一道极红的火光划过去，接着外面轰的一声巨响，就象是世界上的雷凑在一起同时震响一样，列车急剧地晃动起来。刹时，列车象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在冲撞着，车下发出一阵阵嘎达嘎达的响声，好象车轮在了一口一口地啃轨道。我预感到列车将要发生意外，嘱咐达娃赶紧去照顾孕妇，转身向硬席车厢奔去。

列车继续在强烈颠簸着，跳起来，又狠狠地被什么东西摔下去，然后又踉踉跄跄地奔跑，最后嘎然而停住了。我赶紧

拽开车门，一股浓烟冲进来，我腾地跳下车。

“地震了！——救命呀！”

我突然听见一阵绝望的喊叫声，在夜空里是那样的凄凉。顺着声音发出的地方找去，我看见在软卧车门口站着个马非。他光着脚，头发蓬乱，眼睛猩红，脸煞白，失神地望着天。正是他喊的！喊叫两声，就跟泥似地瘫倒在车门口。

意外，就这样发生了！考验，就这样无情地推到我们面前！

这时，我的心情既复杂，又紧张。旅客的安危，阶级弟兄的生命，机车，列车……在踏上铁路以前，我曾经听说过不少列车上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事件；当列车长以来，我也曾经经历、处理过许多次出人意外的险情。可这一次，却是我过去从没听说过，也从未经受过的特殊现象。我告诉自己冷静，天就是塌下来，也得擎着……这些东西没容想完，副司机小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他向我报告一个紧急情况：机车着火！

我透过细密的雨丝抬头望去，前面一股股浓烟大团大团地滚动着，翻卷着。

机车，是火车头，它……我告诉小张，通知乘务员把旅客安排好，接着，就往机车跑去。

机车上，裹在浓烟里的火苗正一团一团往上窜。我冒着烟冲上去。只见司机耿大车趴在那，火已经舐着他的后背，推推他，不动。我把他背下来，放在地上。突然，他醒过来，一把抓住我，眼睛闪着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特异光彩说：

“快！程哪！拚死拚活把火扑灭，车上有七吨油，油箱着了，旅客可就……”他昏迷过去了。人们把他抬走。

人们赶来救火了。在人群里，我看到那送小米的老大爷，那朴实的铁牛，还有那位往红兜兜上绣红五星的严军长，心头猛地一热！

人们和火展开了无情的搏斗，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五分钟，十分钟……火势没有减弱，依然象条不肯驯服的恶龙到处乱窜。火越来越大，火舌就要碰到油箱了。不知咋地，我耳边响起了大车的声音，那双冒火一样的眼睛。油箱刹那间在我的眼前好象变成董存瑞面对的碉堡，黄继光面对的枪眼。我心里想，人在机车在，坚决把火压住，就是用胸膛也要压住。我立刻转身奔回车厢，拿起一条毯子，在近处小河里浸湿，跑进机车。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一瞬间里完成的。机车里的烟更浓重了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看准火源，将被子和胸膛一起向火压去。顷刻，我听见扑通一声，又一个人也压在火上。我猛地转过脸，在浓烟滚滚的孔隙中，看见一副鲜红的领章和斑白的鬓角。心不觉一震：严军长！我用手推他，不知为啥，他清瘦的身子现在是这样结实，就象钉在那似的，怎么也推不动……。

火终于扑灭了。机车上还在冒着余烟，大地又在晃动，脚下就象滚动着一个皮球，又象有一支强大的马队在草甸子上奔腾疾驰。雨还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

这时，我看见马非一个人从后面转悠过来。他来到机车旁，左右看了看，乘没人注意，突然用手在机车上摸了一把，然后把粘在手上的泥、油、雨水向脸上左抹一道，右抹一